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奉先　孝友　宗族

奉先

夫有國家者必尊尊親親以敦厚風教雖盜有皇器竊據神鄉亦考尋古昔稽合禮文以為崇薦之事不可忘歸尊之義不可廢所以表孝饗而慰神靈也乃至追宗

廟之號上園寢之名升陽位以配皇天居明堂以侑上帝陳其樂舞豐其粢盛奉顯相之容竭祗肅之意誠追遠而斯在顧假名而焉如

前凉張茂嗣兄實為凉州牧私謚實曰昭公

張駿嗣季父茂為凉州牧私謚茂曰成公

張重華嗣父駿為凉州牧私謚駿曰文公

張耀靈嗣父重華為西平公私謚重華曰昭公後改桓公

張祚僭稱帝追崇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王

前趙劉元海初僭漢王位追尊蜀後主為孝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劉和嗣父元海僭帝位偽謚元海為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

劉聰僭即帝位新作太廟

劉粲嗣父聰即偽位謚聰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曜既即偽位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偽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曽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為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都長安繕宗廟以冐頓配天元海配上帝

後趙石勒初為侍中征東大將軍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後僭稱趙王始立宗廟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勒僭即皇帝位追尊其高祖曰順

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
太后
石弘嗣父勒僞位號勒墓為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
高祖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追尊祖㔨邪武皇帝父寇覓太
宗孝皇帝其後籍田畢遂如襄國謁勒墓
石遵即僞位號季龍墓為顯原陵僞謚武帝廟號太祖
石閔僭即僞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

帝考贍烈祖高皇帝

前燕慕容儁既即偽位追尊祖廆為高祖武宣皇帝父皝為太祖文明皇帝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熈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

慕容暐嗣父儁偽位謚儁為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

前秦苻健僭帝偽位謚父洪為惠武帝

苻生嗣父健偽位謚健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堅僭稱大秦天王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徤於明堂以配上帝

苻丕僭即帝位追謚父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苻登僭即帝位僞謚族父丕爲哀平皇帝

苻崇僭稱尊號僞謚父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追謚父弋仲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又謚兄襄魏武王

姚興嗣父萇僞位諡萇為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
陵
姚泓嗣父興僞位諡興為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
陵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
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及僭號追尊特曰景皇帝
廟號始祖又追謚弟流秦文王
李班嗣叔父雄僞位謚雄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

李壽僭即帝位追尊父驤為獻帝後改立宗廟以驤為漢始祖廟以初封漢王欲改國號特雄為大成廟

李勢嗣父壽位偽謚壽為昭文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

後涼呂光既僭即三河王位以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桓公父婆樓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頴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從之

呂紹嗣父光位偽謚光為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高陵
呂隆嗣兄纂僭即天王位偽謚纂靈皇帝墓曰石陵
後燕慕容垂僭即皇帝位繕宗廟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
慕容寶嗣父垂位偽謚垂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盛嗣父寶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追尊伯

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

慕容熙僭即帝位偽謚慕容盛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

廟號中宗

西秦乞伏乾歸嗣兄國仁位自稱河南王偽謚國仁宣烈

王廟號烈祖

乞伏熾盤嗣父乾歸位偽謚乾歸武元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

帝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

園邑

南凉秃髪利鹿孤嗣兄烏孤位偽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

秃髪傉檀嗣兄利鹿孤位偽謚利鹿孤曰康王

南燕慕容德僭即帝位于廣固設行廟於宫南遣使奉策告成

慕容超嗣叔父德位偽謚德獻武皇帝

夏赫連勃勃僭即帝位追尊其髙祖訓兒曰元皇帝曾

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
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
吳楊渭僭即帝位追尊父行密為太祖武皇帝兄渥為
景帝
楊溥嗣兄渭位僞謚渭宣帝
閩王延鈞僭即帝位追尊父審知為武皇帝
王昶嗣父延鈞位僞謚延鈞為惠帝
前蜀王衍嗣父建位僞謚建為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

帝廟號高祖墓曰永陵

後蜀孟昶嗣父知祥位偽謚知祥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前漢劉玢襲父陟位偽謚陟為太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劉鋹嗣父晟位偽謚晟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孝友

四星東聚五馬南浮德醜阻兵姦渠盗土昬迷自恣忿鷙嘗生亦有懐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臨難相先雖非仁義之所成固亦染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齠齔英恵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大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

前秦苻堅率衆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嘗從襄征伐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竪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駮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

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
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尊漢魏之權制豈所望
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
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譙恭孝友每
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緒碩德皆興之叔父也）
後蜀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
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
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

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乆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嘗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巳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南燕慕容德僣立於廣固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故吏趙融自長安來

始知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

宗族

典午失馭羣雄構亂茫茫九土一倡千和於是跨州連郡鴟張蟻聚盜王者之位擬乘輿之制以樹立子弟列為藩輔式是古訓以隆邦翰展親之義靡或闕如彊幹之術於是乎在乃有采夫公望隆其寵數靡容濟濟之讓克厚尊尊之權惇睦無間情禮兼至者焉

前凉張祚僭帝位以弟天錫為長樂王子庭堅為建康

王弟子靚爲凉武侯
張天錫自稱西平公以從弟慮爲從事中郎
西凉李暠僭稱凉公以其子讓爲敦煌太守
李歆嗣僞位既爲沮渠所敗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
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
太守恂與諸子棄敦煌奔于北山歆子重耳奔于江左
仕于宋復歸魏爲弘農太守蒙遜從翻子寳等于姑臧
前趙劉元海僭即帝位以子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又以

劉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又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又為北海王後以子聰為大司徒劉歡樂為太傅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及元海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臣欽若等曰自歡樂已下載記不書於元海何親故并姓言之後皆放此又有衛尉西昌王劉銳領軍劉盛侍中劉乘武衛劉歆劉濬及劉安國劉宣宣字士則

初爲左賢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内外靡不專之劉聰僭即帝位封其子粲爲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後以劉易爲太尉遷太宰

劉曜僭即帝位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封郡王又封子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宫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後爲大司馬進封

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又有太宰劉雅鎮軍劉錫右軍劉幹侍中中山王劉岳太尉汝南王劉咸大司徒劉綏

後趙石勒偽稱天王行皇帝事署其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少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又封石生河東王石琪彭城王又以中山王石季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為左將軍挺

為侍中梁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親王皆貶封郡公以子宣為河
間公韜為樂安公斌為燕公遵為彭城公鑒為義陽公
宣後為皇太子韜為司徒又加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
可尚書奏事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又命
宣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也其後季龍僭即
帝位諸子進爵郡王及疾甚以遵為大將軍鎮關右斌
為丞相錄尚書事

前燕慕容儁初僭稱王以弟恪為輔國將軍評為輔弼將軍及僭帝位以恪為侍中封太原王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諸軍事封子臧為樂安王泓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

慕容暐僭即帝位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賛朝政初慕容儁將終謂子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

事傷死羣臣欲立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及暐之世揔攝朝權恪虚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僚有過未常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其後暐境内多水旱恪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暐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恪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

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閫之計言終而死

前秦苻健僭稱天王大單于以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及僭即帝位雄為佐命元勲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嘗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

苻生僭即帝位以苻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

州牧鎮蒲坂苻謏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陜城
苻堅僭稱天王以允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丞相録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
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子暉平原公熈廣
平公叡鉅鹿公楊東海公敷清河公融字博休苻健之世
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
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嘗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
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後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

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後為鎮東大將軍兾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初為侍中中軍將軍銓綜内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始議伐晉融曰吳不可伐堅不納及淝水之戰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堅還次于長安東之行宫哭融而後入贈融大司馬謚曰襃公

苻丕僭即帝位封子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又以苻
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苻纂為太尉
東海王纂為苻堅尚書令封魏昌公堅敗自關中來奔
故有是拜又以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
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為征
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平二
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
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故

有是命其後又以苻纂為大司馬苻冲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及丕敗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

苻登僭即帝位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緣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

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登乂封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以弟緒為司隷校尉鎮長安碩德為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都督隴右諸軍事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後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

姚興僭即帝位封叔父征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南靖為公不書國名又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

校尉鎮上邽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後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緒與碩德同讓王爵興弗許緒等又固讓許之又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

姚泓僭即帝位以姚紹為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

外諸軍事假黄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决焉紹固辭弗許紹泓之叔父也泓聞姚懿將襲長安召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情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讃據陜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勑旨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後果執懿囚之誅孫暢等及泓之敗其子佛念

年十一兵至泓欲降佛念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
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墻自投而死
蜀李特自稱大都督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
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
李雄僭稱成都王以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
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
官李國為太宰
李期僭即帝位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

事
李勢僭即帝位其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
後涼呂光僭即三河王位以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及僭即帝位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時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其後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闚𨵒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紹字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呂纂既僭立以弟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

呂隆僭稱天王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隷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

後燕慕容垂自稱燕王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其後有左將軍慕

容固平北慕容佐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樂浪王宙
高陽王隆丹陽王瓚開封公詳及慕容鍾慕容永慕容
農不書何親
慕容寶嗣偽位庶子清河公會長樂公盛並進王爵
西秦乞伏乾歸僭稱河南王有弟益州為前將軍秦州
牧軻彈為涼州牧軻彈與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又有弟
廣武智達揚武木奕于乾歸長子熾磐次子中軍審虔
熾磐襲偽位署弟延祚為禁中錄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素弗後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跋之七年素弗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右僕射常山公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睹為太常高城伯

南凉禿髪烏孤僭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
軍西平公鎮安夷傉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
後以利鹿孤為凉州牧鎮西平傉檀入録府國事
禿髪傉檀僭稱凉王為乙伏熾磐所降其少子保周臘
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承鉢皆奔沮渠
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
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
南燕慕容德僭稱燕王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

容法為中軍將軍及僭即帝位以慕容鍾為司徒鍾字道明德從弟也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繇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勲慕容超嗣偽位以慕容鍾為都督中外諸軍務録尚書事加青州牧又以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兖楊南兖四州諸軍事慕容鍾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有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及慕容昱慕容凝

北凉沮渠蒙遜為沙州刺史以其弟挐為護羌校尉秦

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挐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京將軍護羗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及僭即河西王位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又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降之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隷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

書右僕射兄子羅提為𠂈將軍其後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以其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及尅長安僭即帝位以傉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于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

閩王延均初封閩王表兄延稟為建州節度使累官至中書令頃之延稟以軍州委長子繼雄退居别第

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為福州節度使

王延政僭號其子繼勲為泉州刺史

唐李景僭號以仲弟遂為皇太弟季弟達為齊王

前蜀王衍襲父建偽位封建子宗壽為嘉王宗弼為六軍使又有宗勲宗儼宗昱不書王爵

後漢劉崇僭號於河東署其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五至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世子

自晉人失御羣雄競逐山河跨據率僭尊極之稱子弟世及亦濫儲兩之制其間篡害廢立十常七八雖蜀有世文趙有大雅好文愛士而不免于禍固與夫貞萬邦繼大統者異矣今以世子命篇者亦猶吳楚稱王春秋

書其爵以子之義也唐季諸國幷附出焉

前凉張軌既為梁州牧表立子寔為世子軌卒寔紹位張駿寔之弟為梁州牧西平公境内皆稱之為王駿立子重華為世子時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

以為安踰太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駿卒重華紹位
張祚重華之庶兄既篡耀靈僭即帝位立其子太和為
皇太子祚為元靚所殺幷誅太和張天錫駿之少子元
靚死國人立之為凉州刺史西平公以子大懐為世子
其後廢為髙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為世子
西凉李暠領秦梁二州牧世子譚早卒以第二子士業
為世子表假撫軍將軍護羌校尉暠卒士業嗣
前趙劉元海既僭號立其子和為太子元海死和嗣僞

位為弟聰所殺

劉聰既殺兄和即偽位立其弟北海王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其後雨血於其東宫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晉王聰子粲也王公以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宫萬機之事無不繇

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尼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乂弗從乃止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

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宫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時中宫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靳準合宗内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乂謂晉王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寛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寵凡在含齒孰不

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太子又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令又茍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宫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

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顔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

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滛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之早有所繫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

氏卒成簒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将軍衛将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絶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

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宫後聰讌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太弟乂容貌毀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粲使王平謂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衷甲以備之乂以為信然乃命宫

臣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宫隂備非常将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遣臣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宫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竪所怨也廢乂為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

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遂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

劉粲嗣偽位立其子元公為太子粲既為靳準所殺劉氏無少長皆斬之

劉曜元海之族子即偽位立其子熙為皇太子曜既為石季龍所敗熙與將相諸侯皆殺之

後趙石勒初為上黨郡公以其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興死立第一子弘為世子領中軍及僭號趙天王行皇

帝事立為太子弘字大雅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
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
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
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勒死弘嗣偽位為石季龍所
廢後殺之
石季龍既廢弘自稱居攝趙王立其子邃為太子及僭
稱大趙天王皇太子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
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邃

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宫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宫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内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以識其味也河間王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躭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

李顔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冐頓之事卿從我乎顔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顔别舍謂顔等曰我欲至冀州斬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顔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劒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顔等詰問顔具言始末誅顔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宫既而赦之引見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

出季龍遣吏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遥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一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求媚於宣因說之曰令諸公侯吏部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王欽若等曰秦

公韜燕公斌義陽公鑒樂平公皆季龍子所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宫於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其後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永和中季龍命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乗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宫升陵霄觀望之笑

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傾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
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宫四面各以
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
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
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季龍復命石
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
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
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

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
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秊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
是女能殺之者吾入西宫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
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
因韜夜宿於佛精舍宣使杯成及秊皮趙生等縁獼猴
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絶
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
蕭墻之内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

天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
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
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
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巳之見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
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宫楊杯家杯夜與五
人從外來相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
不富貴語訖科便寢闇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
杯乃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除之斷口舌

令而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忘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米糟和羮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宫殿積柴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倚梯積柴送於標所使韜親官者郝稚劉伯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轆轤絞上劉伯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

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而大呌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湾其東宮養猪牛廢宣母杜氏為庶人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

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巳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娼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巳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勑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

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
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
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季龍死
世即偽位為兄遵所廢石遵季龍子既簒世即偽位以
燕王斌子衍為太子俄為石鑒所殺冉閔季龍之養孫
既殺石鑒僭即皇帝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立子智為
皇太子
前燕慕容廆為遼東公立子皝為世子

慕容皝為燕王以子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

慕容儁僭即皇帝位立其世子暐為皇太子後暐死謚獻懷復立次子暐為太子後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暐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暐定何如也孤令悼之得無貽將來誚乎其司

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懐之在東宫臣為中庶子既忝
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而無愆其唯
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其闕也儁曰卿言亦以
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
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斷理諳無幽此其
三也疾諛亮物雅悦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
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虚襟恭讓
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

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

前秦苻健僭即皇帝位立子萇為太子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符應故立第三子生為太子苻氏本氐人洪生健健生生故曰三羊生無一目故曰五眼苻堅既殺生遂即號以其子宏為皇太子其後慕容冲攻長安堅出如五將山付宏以後事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於下辨壁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張熙假道歸於晉處宏於江州宏立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梁州刺史

義熙初以謀叛被誅
苻登堅之族孫既即偽位以弟懿為太弟後立其子崇為皇太子登為姚興所敗崇奔於湟中僭號為乞伏乾歸逐殺
後秦姚萇僭即皇帝位立長子興為皇太子興字子畧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遂立之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後萇討

符登遣姚碩德鎮李潤碩德萇弟李潤地名尹緯守長安召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竝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會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

武防閿闠之原萇從之戒興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
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
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凉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
興還鎮長安甚有威恵萇死遂嗣位
姚興僭即皇帝位立其長子泓為皇太子泓字元子孝
友寛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
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廵游常留總後事泓博學
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黄門郎叚章尚書富允文

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泓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凉也泓留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宫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馭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

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寛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明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灋酷刑是豈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其後廣平公弼弼泓弟謀害泓泓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

構逆是非仰愬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冠軍姚讚右僕射梁喜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連日不決弼黨恟懼興慮其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

蜀李雄既僭號將立兄蕩子班爲太子時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捍頭本不

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
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推本基業功繇先
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尅
薨於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驤與司
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
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
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願
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

班字世文謙虚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吴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慚色何古賢之髙朗後人莫之逮也班為性汎愛動循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有大議雄輙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植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以

班為撫軍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偽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尋為李越所殺

李壽雄叔父讓之子既僭即偽位以其子勢為太子尋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死勢嗣位

後涼呂光僭即三河王位立子紹為世子既僭天王遂

立為太子後光疾甚以紹為天王自號為太上皇帝光死紹即位為庶兄纂所篡自殺

後燕慕容垂初僭即燕王位立子寶為王太子及僭帝號以寶為皇太子為寶起承華觀以寶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於龍城以高陽生慕容隆録留臺尚書事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淝之役寶為

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嗣位

慕容寶既嗣立以少子濮陽公策為太子初垂以寶家嗣未建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畧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録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垂臨死顧

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策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及寶為蘭汗所殺策亦遇害至盛即偽位謚曰哀太子

慕容盛寶之庶長子僭位立其子遼西公定為太子及

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意在於熈遂廢定迎熈熈字道文垂之少子也

慕容雲寳之養子旣弑熈自立復姓高氏以彭為太子

西秦乞伏乾歸旣僣號秦王立其長子熾磐為太子初乾歸降姚興熾磐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遂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乞伏熾磐旣嗣偽位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磐死

慕末嗣僞位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立其子永爲太子尋領大單于置四輔

南凉禿髮傉檀僭即凉王位立世子武臺爲太子

南燕慕容德僭即皇帝位立其兄子超爲皇太子初德迎超于長安及至德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恐生人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立超其月德果死超嗣位

北凉沮渠蒙遜僭即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徳為世子加
鎮衛大將軍録尚書事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立子璝為太子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五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僭偽部

知人　寛恕　恩宥　戒懼

知人

傳曰人不易知書曰知人則哲是知非精鑒深識度越群萃者安能善其人倫哉昔晉室衰圮中原俶擾群雄開釁盜竊位號乃有觀貌察言視表知裏揣摩其器能

探頤於度量淑慝斯辨用舍惟允斯亦臻賞識之奥得旌别之旨者焉

前趙劉元海族子曜聰惠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

劉聰族弟曜字永明嘗輕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

後趙石季龍滅遼西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劉郡崔悅盧諶等十餘人而已

前燕慕容廆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孫儁廆曰此兒骨相不常吾家得之矣

慕容皝即王位時陽騖字士秋少清素好學器識宏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守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慕容廆甚奇之皝遷為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皝臨終

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付託大事汝善待之慕容儁之將圖中原也鷙制勝之功竝于慕容恪又皝第五子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嘗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之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

前秦符洪其孫堅年七歲洪每曰此兒姿貌俊偉質性過人非常人相也

符堅以符重鎮雒陽以吕光為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曰吕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

後秦姚弋仲初為石祇右丞相祇與冉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當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

姚興時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佛嵩發數日興謂

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鋭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執絶吭而死

後蜀李流素重兄子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矣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

後燕慕容盛垂之庶孫盛之僭位征高句驪契丹慕容熙從征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

寛恕

仲尼有言曰為君者寛裕以容其民又曰寛以得衆恕以利物斯居上之道也若乃跨據山河盗竊名器征伐自出禮樂自用亦能恢其大體成其衆務至有覆敗師旅抵觸忌諱或引已而自責或開心而容受至於奔亡

越境則歸其妻孥過惡雖彰而復其位遇故人必為用下無猜心夫所以能致於成功亦克永世者良為此也前涼張駿為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等東會韓璞等攻討劉曜所隔秦州諸郡曜將劉胤來距璞軍糧竭遣武興太守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胤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子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

宗之殺王悏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論群心咸

悅

後趙石勒初僭稱趙王宫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

諱胡尤峻有醉胡乗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宫門小

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闕之間

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勿彈白邪翥惶懼忘諱對

曰向有醉胡乗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

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授

章武内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壊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

前秦符堅僭稱天王慕容垂初為慕容雋所封吳王與世子全奔於堅堅相王猛伐雒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立引

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埀爵位待如初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

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如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

後秦姚弋仲初為石祗右丞相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氏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収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叅軍其寛恕如此

姚興嗣偽位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既至坐匿呂氏宫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别駕宗敞治中

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之興乃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性寛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之由是夷夏安之威振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無事故歸之者相尋

後燕慕容盛僭稱燕王遣輔國將軍李早討遼西及還聞盛殺其將魏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

謂侍中孫劭曰早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録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

北凉沮渠蒙遜僭稱凉王西郡太守梁中庸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

弃西涼後復弃還待之如初

恩宥

金行中圮獯醜亂華鴟義荐張梟巢競啟恣用庶戮咸虐無辜亦有借據之初慶賚之際懼上帝之弗祐慮下民之有辭弛秋荼之刑縱凝脂之網布維新之令示更始之仁小惠未孚衆弗懷也

前涼張茂涼州牧寔之弟晉太興三年寔為閻沙等所害州人推茂為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

境内

駿茂之弟晉大寧三年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拜駿為涼州牧西平公駿赦其境内其後劉曜遣將劉裔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内

重華駿之子晉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内

祚重華之庶兄晉永和十年廢重華之子耀靈僭稱帝號赦殊死已下

玄靚重華之子晉永和十二年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内

前趙劉元海晉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赦其境内永興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是年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境内

聰元海之子晉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嘉平中以太廟新成改元建元大赦境内及劉曜陷長安外

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出降至平陽聰使子
粲告于太廟改年麟嘉大赦境内後聰殺偽太弟乂立
粲為太子大赦殊死巳下
粲聰之子太興元年嗣偽位大赦境内
曜元海之族子晉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唯
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是年繕宗廟社稷南北郊大赦境
内殊死巳下後終南山摧長安人劉終於摧所得白玉
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

酉小衰困羸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
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悦齋七日後受之於太廟又大
赦境内及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
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又嘗因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
咸和三年躬親二郊飭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
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
後趙石勒晉太興二年即僞趙王位赦殊死已下稱元
年至十一年茌平獲黒兎獻之於勒於是大悦赦境内

改元太和三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平大赦境内其後泰州送白獸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竝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凉州殊死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悦還宫赦四歲刑勒又耕籍田還宫赦五歲刑

弘勒之子晋咸和七年嗣偽位改元延熈赦其境内殊死已下

季龍勒之弟晉咸康元年廢石弘稱居攝趙天王改元

建武赦其境内是年遷偽鄴宫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雒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六年大旱季龍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為常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寧

遵李龍之子晉永和六年僭即皇帝位于大武殿前大赦殊死巳下

鑒亦李龍之子晉永和六年簒遵即僞位大赦殊死巳下

冉閔晉永和六年殺石鑒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國號大魏

後蜀李特晉大安元年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赦其境内

雄特之子旣尅成都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晉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内是年僭即帝位赦其境内其後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内又執梓橦太守譙登遂乗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

期雄第四子晉咸和九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

壽特弟驤之子晉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内

勢壽之子晉咸康八年嗣偽位赦其境内太保李奕自

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内改元嘉寧

前燕慕容皝晉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

雋皝之子晉永和五年嗣偽燕王赦其境内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其後太子曄死立次子暐為皇太子赦其境内

暐雋之子晉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是歲太

師慕容根謀為亂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顔収
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内
後燕慕容垂晉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赦其境内
寳垂之子太元二十一年嗣僞位大赦境内
盛寳之子晉隆安二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内是年
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巳下其後立子遼西公為太子赦
殊死巳下
熈垂之子嗣僞位赦殊死巳下其後立貴嬪符氏為皇

后赦殊死已下

雲寳之養子晋義熈二年僭即天皇位復姓髙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南燕慕容徳晋隆安四年僭立為燕王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稱元年是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義熈元年立兄子超為太子大赦境内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

超徳之兄子晋義熈元年僭即偽位大赦境内其後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

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
儀皆震裂超密問於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
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旹所致超懼而大赦
北燕馮跋晉太元二十年僭稱天王于昌黎赦其境内
前秦符健晉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内死罪
生健第三子晉永和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
堅生之從弟晉升平元年僭即大秦天王赦其境内三
年南遊霸陵大赦五年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内百

寮進位一級太和五年平鄴都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

丕堅之子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境内

登堅之族孫晉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

後秦姚萇晉太元九年自稱大将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内十一年僭即皇帝位長安大赦

姚興萇之子晉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内其後以日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境内因立其子

泓為皇太子大赦境内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又以

姚碩德来朝大赦境内

姚泓興之子晉義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殊死已

下

西秦乞伏乾歸晉太元十三年自立為大都督大將軍

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内十七年平隴西巴西之地赦

其境内殊死巳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内

熾盤乾歸之子晉義熙六年襲位大赦元熙元年立其

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其臣佐等多所封授

後凉呂光晉太元十三年入姑臧自稱凉州牧酒泉公大赦境内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赦其境内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

纂光之子晉隆安四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

隆光弟寳之子晉元興元年僭即天王位大赦

西凉李暠晉隆平四年晉昌太守唐瑶推暠為大都督

大將軍涼公赦其境内

歆暠之子宋永初元年嗣公偽位大赦境内

南涼秃髪烏孤晉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内

利鹿孤烏孤之弟晉隆安三年即偽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旣逾年改元赦其境内

傉檀利鹿孤之弟晉元興元年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内

北涼沮渠蒙遜晉隆安五年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

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内義熈八年僣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及蒙遜母車氏疾篤大赦殊死已下其後以歲旱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

夏赫連勃勃晉義熈二年僣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内時姚興鎮北將軍王買德來奔謂勃勃曰今秦政雖衰

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乃赦其境内其後雍州百姓逐刺史朱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為壇于灞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及自長安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内

戒懼

夫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防微而深慮者也若乃典午中圮諸國蚩蚩各擅土宇自署君長亦能見異知戒臨事而懼或博訪于政治或詢求于

讜直兢兢惕怵有為國之風雖修德之不足亦力行之可見矣

前趙劉淵建號令其子聰冠雒陽聰等至宜陽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

劉聰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嘗有哭聲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

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

劉曜既塟其父大雨霖震墓門屋大風飄發其寢堂于壇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繕復之松栢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時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

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矐改容禮之矐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矐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兑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懼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矐大懼於是躬

親二郊飭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巳下
復百姓稅租之半
後趙石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
勒時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
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
獸死者萬數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
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巳
来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

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
帝鄉之神也歴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
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
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
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嶽文殿作
石季龍嗣偽位以冀州百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
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賑給秋種尤甚之處差
復一年時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

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白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塩除歲供之外皆無禁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恵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熈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懐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来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

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氛祲自消股肱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前秦苻健時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縣素服避正殿苻堅時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湧

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雹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時秋大旱堅减膳徹懸金玉綺綉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内休息又課百姓區種懼歳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宫减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

後秦姚萇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宫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姚興嗣位以日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改元

後蜀李壽既僭即帝位時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六